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庚信研究

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怡
著

YU
XIN
YAN
JIU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庾 信 研 究

林 怡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由 福州大学中青年专家学者培养资金 资助出版
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培养资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庾信研究/林怡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02-003092-0

I. 庾… II. 林… III. 庾信-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524 号

责任编辑:周 绚 隆

责任校对:周 绚 隆

责任印制:周 小 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2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0.00 元

序

张可礼

今年一月十六日，林怡君从福州打电话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她的博士论文《庾信考论》。得知此事以后，我有二喜：一喜在今天学术著作出版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惜资本，支持出版，可喜，亦可敬可佩；二喜作者的论文得以出版，公之于众，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这不止在庾信研究史上，增加了新的一页，能启示读者正确地认识庾信，同时也会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学术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批评和指正比一般的肯定更为重要。

林怡君学习努力。她在杭州大学古代文献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以后，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到山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已是讲师，发表过较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她在跟陈庆元教授和我读博士学位期间，一如既往，勤学好思，克服了不少困难，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论文。论文分上篇、下篇两大部分，虽然答辩时由于经费所限，只打印了“庾信家世生平考”和“庾信创作论”两章，但却取得了好成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和曹道衡等七位著名专家、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指出：“论文以扎实的文献功力，对庾信的生平、思想、创作做了多方面的、深入细致的考论。立论有据，言之成理，多有新见创意。较之以往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和较强的综合能力。行

文流畅,层次清楚。”答辩委员会的评语,可能有过奖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一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当是可以肯定的。当然,论文的水平究竟如何,最终还有待读者的评价。

这篇论文的选题难度较大。庾信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诗人。从古迄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他的论著,绵延不断,相当丰赡。仅就本世纪而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陆出版的专著至少有五种,发表的论文有八十多篇。上述论著涉及的方面较广,有些问题研究得相当透彻。这样的学术基础,尽管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内容,不过也使研究者做新的拓展和深入增加了难度。但是,庾信同其他杰出的诗人相似,他的家世、生平,他的思想感情,他的作品的内涵等,都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有许多潜在的、不易被发现的内容,加上资料的限制,研究者只能在既定的文化条件下,步步地接近它们,揭示它们,而很难完全透辟它们。此外,就已有的研究论著来说,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论。正是有鉴于此,作者选择了庾信这一题目。这表现了作者在科学研究上,有一种勇于攻坚、敢于探索的胆识和勇气。

从论文的写作过程和我阅读论文的感受来看,我觉得这篇论文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论文题目确定以后,作者没有满足于已有的资料,而是本着竭泽而渔的想法,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庾信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论著。从庾信文集的各种版本到诸多的研究论著,从涉及庾信的历史著作到有关的文学理论,不论是我国的,还是他国的,不论是古往的,还是今天的,她都努力收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一些大陆学者罕见的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以及西方研究庾信的论著。对于搜集到的各种资料,作者注意细读,特别是对庾信的作品和较早的史书中的有关资料,用力更多。为了釐清庾信的家世和生平,作

者还编写了比较翔实的庾信年表。凡此种属于基础方面的工作,她能不惜时日,尽心尽力,探原究委。她的这种沉潜阅读、点滴积累的学风,加上比较宽广的思路,是她的论文能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

关于庾信的研究,过去有一些较为全面的论著。为了避免重复,这篇论文对庾信没有做全面的论述,而是在融合前人旧说的基础上,着重考论了庾信的家世、生平和文学创作。在考论上述两个重点时,作者没有平均地使用笔墨。大致的情况是:以往的论著谈的比较多,而且基本上达成共识的问题,作者尽量从简从略,而对一些存在异说、模糊不清,或者过去很少探讨的重要问题,注意做到详细。庾信的家世、仕历、行迹以及某些作品的系年等重要问题,史书上的记载和过去的论著,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疏忽阙如、有待补充。对上面这类问题,作者主要运用了实证的方法,对自己掌握的资料,排比梳理,释疑解惑,探幽致显,提出新见。如作者认为新野庾氏和鄢陵庾氏有区别,无宗族关系;认为庾信在北朝任弘农郡守一年后突然返回长安是“丁母忧之故”;推断《哀江南赋》当作于天和元年(公元566)等,都能发前人所未发。作者在考论上述问题时,视野比较开阔,注意同当时的社会形势、文化氛围和庾信的心态等相联系。这样的考论,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弄清庾信的家世、仕历和行迹中的某些疑难、模糊问题,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推究一些重要诗文的系年,同时对加深理解庾信其人其文,都会有所裨益。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的见解,有些只是较之以前诸说更为合理,并非定论。但可备一说,以资后来探索的参考。

文中创作论部分,在兼顾多方面的前提下,特别突出了对意象的分析。过去评述庾信创作在艺术上的表现,着笔较多的是用事的繁富、声律的谐调以及在南朝和北朝的不同风格等。这

些探讨都是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林怡君这篇论文的创作论部分,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除考辨了庾信的几篇重要作品、论证庾信创作集大成的表现和原因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庾信作品语汇意象论”一节,而且用的篇幅比较长。从意象的视角研究庾信的作品,就我所见,这篇论文是首创。作者探析庾信作品中的意象,参用计量方法,仔细地统计了庾信诗文中的多种意象,从内容上把它们分成了五大类。然后由面到点,从五大类意象中选择了植物意象中的“桂”作为典型。作者认为,“桂”在庾信所喜用的意象中颇具代表性,因而集中对“桂”做了考论。文中首先揭橥了桂的本义,继而溯源述流,从历时的角度,论述了庾信之前作品中使用“桂”的情况,昭示了“桂”的“美的意味”。最后结合庾信的作品,阐明了庾信在继承前达、“集前人用法之大成”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丰富了“桂”这一意象的内涵。这样的论述,既是从庾信之前和庾信的作品实际出发,经过分析,得出的中肯之论,又默契了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中的意象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且具有开放的性质。其内涵有些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则是相当潜隐的。加上接受者对它的体悟、理解和使用,一般都是能动的,往往浸染着审美的风尚和个人的特点,因此它是难以开掘透尽的。成功的意象,应当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没有继承,就不可能创新。没有创新,意象的内涵就不能持续地得到展示,就不会赋予新的意义。论文对庾信作品中的意象,尤其是对“桂”这一意象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使读者再阅读庾信的作品时,会有新的体悟和理解。不过,作者的论述具有探索的性质,是否恰切,也有待读者的权衡。但筚路蓝缕的作用是应当首肯的。

林怡君学习刻苦,思维敏捷,有相当坚实的古代文献的根柢,在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通过《庾

《信考论》的写作, 她的基础得到了加强, 她的毅力经受了锻炼。现在她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 仍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她辛勤耕耘, 又富于春秋, 一定会不断地有新收获。这是可以预期的。

《庾信考论》即将付梓, 林怡君嘱我作序。聊写上文, 是为序。

1998年3月5日

序

陈庆元

庾信作为南北朝最后一位重要的作家和诗人，常常被誉为集大成者。庾信的文学成就，融合南北，在公元六世纪达到了颠峰，更重要的是，它对隋唐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庾信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是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热点，著名的文史研究专家李详、陈寅恪、高步瀛、饶宗颐、曹道衡等先生都有研究论文发表；中年学者许逸民先生点校的《庾子山集注》堪称精品，鲁同群先生十五年前已发表过《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载《文史》第十九辑）这样有分量的文章。著作方面，则有刘文忠先生的《鲍照和庾信》、钟优民先生的《望乡诗人庾信》等。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一样，对庾信充满关注，翻开洪顺隆教授主编的《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1984年文史哲出版社就出版过许东海的硕士论文《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在日本，小尾郊一、兴膳宏、清水凯夫先生和矢嶋美都子女士都是研究庾信的专家，兴膳宏还著有《望乡诗人——庾信》（谭继山译，台北万盛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韩国学者似也不甘落后，李国熙先生所著《庾信后期文学中乡关之思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也颇引起学界注目。西方的学者对庾信也有所研究，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葛克成（William T. Granham, jr）就研究过《哀江南赋》并将其译成英文。

在庾信研究已经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情况下，林怡选择庾信研究作为博士论文，不免为她捏一把汗。但是，当我陆续审读她送来的一些章节初稿，例如“庾信的世系”、“庾信梁朝仕历考”等，马上就放心了。庾信世系，从倪璠开始就有学者研究，林怡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增补，使其臻于完善；历来研究庾信，较注重北朝仕历而忽略在南仕历，林怡的研究不仅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同时还纠正了史书上某些疏失。《哀江南赋》的作年，也是研究庾信不可回避的课题，林怡经过详考，提出自己的看法。林怡不仅精于读书，还善于思考，例如对庾氏家族的性格特征与其他家族有何不同，这种特征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庾信的心理历程又是怎样？庾信作品中又有哪些最常用的意象？她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林怡的博士论文终于如期完成，并且得到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文学遗产》“博士新人谱”将把她的名字列入其中，对她的论文进行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建议她将论文作些修改，更为今名予以出版，这说明林怡的博士论文是做得成功的，并且得到学界认可。

我知道林怡的名字在1989年冬。其时，浙江古籍出版社在杭州召开某书审稿会，在杭州大学攻读博士的梁晓虹告诉我，说有个硕士生叫林怡，是福州人，读的也是文献专业，毕业后有意到福建师大工作。1990年春，我再度到杭，晓虹带我到宿舍看她，不遇。这年夏天，她获硕士学位，来福建师大工作。1993年春，福建师大中文系开始筹划与有博士点的院校联合培养博士生的工作，林怡表示她将报考魏晋南北朝文学。其时，事情尚无眉目，我建议她先读些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史书籍。次年，与山东大学协议达成，林怡经过严格考试，被山大中文系录取，师从张可礼教授。同时，齐裕焜教授和我也被山东大学聘为兼职教授，由我协助张先生指导林怡（齐裕焜教授协助袁世硕教授指导另

一名博士生涂秀虹)。林怡硕士阶段主攻文献学,文献资料是她的强项,这在做论文时充分体现出来;她的文学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但在山大就读时张可礼教授(还有袁世硕教授)给她补上了这重要的一课,从她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出明显的提高。张可礼教授是陆侃如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文革前已发表过庾信等中古作家的论文。文革后,相继出版了《建安文学论稿》、《三曹年谱》、《东晋文艺系年》等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近年还不断有新成果发表。林怡博士论文的顺利通过以及此书的出版,与张可礼教授的精心培养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林怡攻读博士这三年,其中的艰辛是常人所难想象的。在山东时,不免牵挂年幼的小孩;回闽时孩子又不免撒娇干扰。因为是在职攻读,还得兼上本科生的课程并参加系、室的各种活动。旁人见了,都说“不容易”。而这三年,林怡终于在“不容易”中挺过来了。值得让人欣喜的是,在林怡获得博士学位的同时,副教授的职称也获批了,她成了福建师大中文系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而这一年她正好三十岁。

林怡家福建闽侯,与陈弢庵(宝琛)旧居毗邻,螺女江萦绕而过,左旗(山)右鼓(山)如黛,绿水白沙,红桔黄橙。林怡二十岁本科毕业,三十岁获博士学位并成副教授,除了自身的努力、导师的指导等条件外,是否也多少得力于地气(地方的人文氛围、佳山胜水)的熏陶孕育?我三十岁那年正带领一所中学的师生(外加一个生产队)战天斗地学大寨,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对我来说是何等遥远!林怡现在已经发表过十多篇论文,出过书,这本新著又将出版了,我在为她高兴的同时更看到了她灿烂的学术前景。

目 录

序	张可礼 1
序	陈庆元 1
引言	1
第一章 风流世家子	
——庾信乡里世系和家族	3
第二章 春风得意欢	
——庾信在梁仕历考	17
第三章 世乱乖心志	
——庾信性格心态的裂变	33
第四章 性灵动笔端	
——庾信的文学思想	64
第五章 辞涌江山气	
——庾信作品的时代精神	80
第六章 文骄南北冠	
——庾信作品的语言艺术	97
第七章 继往复开来	
——庾信在南北文风交融中的 作用和影响	111
附录:庾信年表	146

引 言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坛,很少有人像庾信那样生前名噪当世:“才子词人,莫不师教;王公名贵,尽为虚襟”^①;死后却毁誉交加,历时千载而不衰。毁之者指责他的创作“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②;说他是“词赋之罪人”^③。誉之者称道庾信的创作“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④一代宗师的鸿名重誉使庾信身后的无数骚人词客师法其文,心神往之。“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⑤庾信的一生,历经南朝梁、北朝西魏、北周和隋,风起云卷、盛衰成败的历史画面不但让他惯看秋月春风、血雨腥风,而且造就了他凌云健笔的旷世文才。历史的惊涛骇浪,淘洗尽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作为南北朝文坛的终结者——庾信,却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⑥,无论后人怎样褒贬毁誉,他始终如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在中国文学的浩荡长河中永放异彩。历代研究庾信者不乏其人,笔者在本书中,力求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依据翔实的文献资料,将庾信置于南北朝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视野中加以考察,对庾信的生平、思想、创作做了多方面的更为深入细致的辨析考论。其中用力最多者,是在仔细考辨庾信家世传统、仕历遭遇的基础上,分析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并结合当时思想界的情况进行考察,对庾信入北以后各个阶段的思想的变化作了分析,以此来探讨庾信作品的几种不同内容,进而对《哀江南赋》、《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等作

品的创作时间提出了新的看法。书中论述庾信的创作成就,不是孤立地讲一些作品,而是把庾信放在梁陈北朝的大环境中,结合沈约、萧统、萧纲、裴子野、魏收等人的不同的文学主张来论证其“集大成”的成就和作用。书中以庾信作为透视的焦点,努力勾画出南北朝文风交融的历史进程,不但注意到南朝文人对北朝文人的影响,也论述了从北魏到北齐,北朝文人反作用于南朝文人的问题。由于笔者见少识浅,书中提出的新看法,或者不尽完善之处,祈盼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
- ① 北周滕王宇文道《庾开府集序》。
 - ② 《北史·文苑传序》
 - ③ 《周书·庾信传论》。
 -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朝的文化》。
 - ⑤ 唐·崔涂《读庾信诗》。
 - ⑥ 宋·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第一章 风流世家子

——庾信乡里世系和家族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巧合。梁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领袖齐梁文坛的一代辞宗沈约去世。同年,一颗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流光溢彩的文曲新星正冉冉升起——庾信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正伴随着历史老人的脚步悄然而至。

庾信,字子山,小名兰成,原籍河南南阳新野。庾信晚年深情地赞美故乡的山水“稟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①新野在东汉初就以帝戚之乡而著名,东汉开国之君刘秀的舅舅樊宏就是新野人,酈道元《水经注》记载新野县西南有樊氏陂,坡东有樊氏故居。东汉末帝王亲小人、远贤臣,王室气数渐尽,贵为帝戚的樊氏大约在汉灵帝光和(178~184)初年后门庭日衰,取而代之的正是庾信的先祖,当时民谣唱道:“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水经注》中说的这个庾公,据唐人林宝《元和姓纂》记载,是担任汉末司空的庾孟,也就是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引以为自豪的“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的先祖。

庾信原籍南阳新野,唐人所修的《周书·庾信传》、《北史·文苑传》都记载得极为明确,别无异议。但早在北周大象元年(579),滕王宇文逖在《庾开府集序》中既称庾信是南阳新野人,又把庾信和籍贯颍川鄢陵的东晋太尉、外戚庾亮相提并论,他说:

开府司宗中大夫、义成公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也。若夫有

周之时，掌庾原其得姓；皇晋之代，太尉阐其宗谱。

由于宇文邺把庾信和庾亮相联系，清人倪璠在为庾信文集作注时就敷衍宇文邺的序文道：

是太慰亮乃信远祖之族，非其本祖也。以其晋世椒房氏族极盛，故称引之。

可是，庾亮距离庾信才二百多年，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对自己的家世渊源述之甚详，为何独对显赫一时的庾亮只字不提？南朝社会风气极为重视宗族血亲的门第位望，许多人为提高自己的身份挤进士族名门，不惜作伪：“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②当时随意篡改族谱宗谱、认显赫人物为祖宗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沈约建议梁武帝留意谱籍，梁武帝因此诏令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如果庾亮一支果然是庾信的远祖宗亲，依当时社会风气和庾信本人对血脉宗亲的重视，他不可能在《哀江南赋》或其他相关诗文中对庾亮置若罔闻，不着一笔。庾信在《哀江南赋》中称自己的故乡“稟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宴安”。为了证实庾亮是庾信的宗亲，倪璠注解这几句说：

叙颍川、鄢陵之地也。言庾氏在汉、晋时世居于此，代有名人。是其偏钟河洛之灵，特稟嵩华之秀者也。……言庾氏本鄢陵人，再世之后，分徙新野，故又为南阳新野人也。……言在颍川鄢陵，其居负洛；重世之后，邑居新野，又临河也。临河，谓临淮水也……是庾氏之族，或居新野，或仍居鄢陵者也。

这样，自倪璠以来，人们多认为庾信和庾亮是宗亲，祖籍在颍川鄢陵。台湾学者许东海在其专著《庾信生平及其赋之研究》中说：

庾信虽籍出南阳新野，然其庾氏祖先，却源出颍川鄢陵，至其先

世方徙居南阳新野……其源虽同，然至晋已分二系，庾信本不必特地指出……

但是，事实上，新野庾氏和鄢陵庾氏本无任何宗亲关系，二庾虽同姓，但乡籍之别泾渭分明，《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等唐初所撰南朝诸史于众多庾姓人物，著其乡里，新野与鄢陵分之甚明，了无相涉。今人田余庆先生指出：新野“庾氏之兴，当在（汉）光和初年以后。……至于在西晋渐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颍川。颍川庾氏无疑属新出门户”。^③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于中唐以前姓氏族望，记载颇详”，^④其卷六“庾”下分“颍川”和“新野”二条，记载道：

〔颍川〕后汉始居颍川。魏襄城令庾乘，生太子中大史通，并见《晋书》。通孙琛，晋会稽内史，生亮、冰、翼。亮，东晋司空、永昌公。冰，中书监、都乡公，生穆之。五代孙众，陈长沙内史；孙抱，唐太子舍人。

〔新野〕汉末居南阳，后分赭防为新野，遂为郡人。后汉司空孟；五代孙滔，晋遂昌太守。长子会，为新野太守，百姓生为立祠；支孙庾告云，为青州刺史，羌胡为之立碑。次子庾方。方元孙诜，齐征黄门侍郎，不起，撰《易林》。孙季才，隋均州刺史，撰《元象志》。孙安礼，唐齐王友、修史学士；师度，胸山令；师敬，鄂州刺史。庾滔少子玮，晋永安太守；元孙易，南齐司徒主簿，有传；生黔娄，潯陵令；庾肩吾，梁度支尚书，生衡、信、译、谈。信，开府、洛州刺史、义城侯；生立真，隋逸乐令。立真生威士，唐翊卫。^⑤

据《元和姓纂》，早在汉代，新野庾氏和颍川庾氏就已不同乡籍，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叙述家乡地脉连系着“嵩、华、河、洛”，决非以此指颍川鄢陵，而是藉此表明自己先人的居住地南阳新野世代钟毓着中原帝王之气而已。南阳本属荆州，荆州自古衔接着